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 1916年 ——

查理国王的人马

[瑞典] 海顿斯坦姆◎著
董铮铮◎译



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现代瑞典文学最卓越的作品，新浪漫主义代表诗人
大北方战争的宏伟画面，拿破仑式的杰出君主
漫长征程上的毁灭旋律，一个民族的无望坚守，一首献身主义的
磨难史诗……

因其是瑞典文学新纪元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获奖。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瑞典] 海顿斯坦姆 © 著

董铮铮 © 译

查理国王的人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理国王的人马 / (瑞典) 海顿斯坦姆著; 董铮铮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7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ISBN 978-7-5682-0432-3

I. ①查… II. ①海…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348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9毫米 × 1194毫米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150千字

责任编辑 / 梁铜华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孟祥敬

定 价 / 28.00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因其是瑞典文学新纪元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获奖。”

颁奖辞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1916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未能如期举行，瑞典学院的颁奖辞及海顿斯坦姆的致答辞也因此空缺。）

致答辞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1916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未能如期举行，瑞典学院的颁奖辞及海顿斯坦姆的致答辞也因此空缺。）

目录

颁奖辞

致答辞

查理士国王的人马 1

第一章 绿色走廊 3

第二章 宣道会 19

第三章 王位继承人 25

第四章 回家 42

第五章 老仆葛娜 54

第六章 法国绅士 59

第七章 强盗的女皇 78

第八章 马泽帕及他的使者 94

第九章 五十年之后的故事 104

第十章	要塞屋子	122
第十一章	一件白色衬衫	138
第十二章	在波尔塔瓦	143
第十三章	看啊！我的孩子！	170
第十四章	会议桌边	174
第十五章	教堂广场	177
第十六章	被掳	182
海顿斯坦姆及其作品		203
海顿斯坦姆获奖经过		215
海顿斯坦姆作品年表		221

查理国王的人马

第一章 绿色走廊

通常的时候，消防官在楼顶卖大麦酒和白兰地。这时，一个身材高大但肩膀窄小的顾客毫无征兆地滚下楼来，陪同这哥们儿一起滚下楼的，还有一个他平常用来喝酒的酒樽。咕噜噜，酒樽滚下楼梯时刚好落在他的两只靴子中间。他穿着破旧的绒毛袜子，没有刮脸。围巾就那么随意地搭在长满久未修剪的杂草般的下巴和脸颊上。他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看到这位顾客，消防官吩咐道：“快，大家帮我把那个疯子艾克洛给撵出去！往我的大麦酒里面吐烟渣子，拿大头针扎彼得·品特，这些都是他干的！整个酒馆，都被他吵得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把那张折叠桌收起来。上边发了话，要我们一定守住城堡大门，现在我们亲爱的国王陛下已经病入膏肓了。”

哈更是个看门人，也是查理十一世^①多年的老仆，一直忠心耿

^①查理十一世，也译为卡尔十一世（1655年11月24日—1697年4月5日），1660—1697年的瑞典国王。

耿地侍奉国王。他的脸庞安静淡然，但是配上他那身僵硬的装束和外八字腿，整个人看起来显得风尘仆仆，就像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一样。他捡起那个酒樽，温和地递到艾克洛手上。

“哎呀，我跟你走好了，巡官？不，上校？哎呀，管他呢，反正叫什么都行！”他好言相劝。

“我，拉斯·艾克洛，可是国王陛下的先锋官！我可是行过万里路，会说多国语言的人！在这栋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角色，谁也不比谁高贵到哪里去！我一定要报告给国王陛下，把你们对我的‘招待’通通报告给国王！唔！我一定会这么干的！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天上必将再次降下天火，这火会焚烧每一间房屋，每一间房屋内必将燃起熊熊烈火！瞧瞧我们的日子吧：到处都是外国雇佣兵和军事顾问、不公正裁决、诅咒和永远的哀愁！上帝必将再次挥下他的权杖，给我们这些愚蠢的人类以公正的审判！”

“上校，啊，不，上尉，你就无须再散播这些谣言了，使我们觉得更加不幸！上帝的怒火已经降临在郊区和农村。十多年来，我们连年粮食歉收，饥荒成片。我们的麦子，八斗的分量，要卖到十个银币！这么下去，连国王陛下的御马都会没草料喂的！在这样祸不单行的当口，运粮船还在海上遇见了寒流。”

艾克洛和他一起下了楼梯，小小的眼睛散漫无神，他并没有看到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他有时直挺挺地站定，有时又点点头，自言自语。

站在城堡的楼顶，从城堡的枪眼孔可看到地面和一个上面满是剑痕和哨兵的阳台。哨兵吹号或在惯常站立的地方巡查着。而在覆雪的屋顶和塔楼的更远处，在国王岛和苏德之间结了冰的玛

勒河上面，还有一些人在穿行。三月的夜里，月光正好，月光就那么斜斜地洒在城堡西厢房的大厅里，和楼顶垂下的巨型树状灯架上散发出的光线混在一起，简直让人难以分辨这光究竟是来自哪里。

“对啊！对啊！”艾克洛含混地应答着，“我的上尉，是的，你说得对。那天火会燃烧起来的，一把火，把我们的荣耀和耻辱通通都烧个一干二净！我看见那些已经上了天堂的人们，他们都化成了天上那一颗一颗亮晶晶的星星。晚上，我的烟圈里会自动跑出那些奇妙的星星来。这些，都预示着旧秩序不会存在很久了。阿拉伯地区的蚂蚱已经遍布匈牙利和法兰西。火山岩已经在慢慢融化成通红的岩浆。两年前，二月天都会有手指那么高的青草在公园里茂盛生长，而且还听得到只属于春天的鸟鸣。草莓在艾西九月就可以采摘了。在如此艰难的现世，神处处在向他的选民显现他一直存在但隐藏着的神迹。”

“我以圣父之名，请求你还是收回你的话吧。”哈更有点口吃地阻止，“你确定你看到那些的时候是醒着的吗？你确定你那时没睡着？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嗯，我觉得我是在睡着和醒着之间。”

“我保证我会和陛下详细汇报这些事情，如果你乐意把你看到的和你了解到的再详细和我讲一遍的话。你看到楼下那两扇关着的窗户了吗？不到半个钟头前，我就在那里面待着呢。我们可怜的国王陛下，他已经在座椅上放置了枕头和床单，把座椅变成了一张床。他好像‘枯萎’了，只剩下鼻子和嘴巴。他甚至不能抬头。哦，我可怜的国王陛下，他还不到四十岁，就要忍受病痛的

折磨。以前，当他跛着脚走进宫殿的时候，我真的立刻就想离开。虽然我只是他最低贱的杂役，可是现在他一见到我，就会用手臂揽着我的头好让我离他更近一些，然后开始对我痛哭流涕。我想他对自己的妻儿同样也没什么感情。他的儿子去觐见他的时候，他们父子也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只是沉默相对。一个星期前，我还亲眼看到他在记事簿上写下关税等问题的备忘，现在连对儿子的遗嘱都写好了，放在一个密封的铁盒子里面保存着。一有人走进他的屋子，他就热泪盈眶，口吃地对那个人说：‘拜托你，一定要辅佐我的儿子，使我的国家稳固、稳固再稳固！拜托你，一定要让我的儿子成为忠贞而贤明的国王！拜托你了，我的国家就拜托给你了！’”

哈更以手加额。他们在城堡上面走着，由一个枪眼儿走向另一个枪眼儿。现在，他们打算下去。

“我们楼下，左面一间是王后的卧房。她已经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好几天了，哪怕是带着设计图纸的泰辛^①也进不去。没人知道她在干什么。不过我相信她是在打牌解闷儿。她的牌桌旁边挂着类似于挂表之类叮当作响的挂饰，还镶有精致的花边。这几天，她的房间里传出细碎的沙沙声、碰撞声和出牌声——对了，还有饰有金球的权杖掉在地板上的声音。美丽的海德薇格·史蒂隆格，就站在椅子后面，为我们的王后把它捡起来。”

“哼，她才不会去做呢，她早早就嫁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小老

^①即小尼克姆德斯·泰辛，瑞典著名建筑师。1697年，瑞典的楚克罗纳皇家城堡发生大火（即后面的火灾），后由泰辛重新设计并重建。

头儿，然后必须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了。你总是沉浸在回忆里，要么就在幻想未来。”

“有可能。”艾克洛闭紧嘴巴，用手指着城堡的北厢房。北厢房是最近由泰辛重建的，旧的那一间已经拆除了。在最高的尖塔上，还放着一些鹰架和高耸的枞树枝。

“切！你去问问那些小鬼儿们吧，看他们愿不愿意住在那么一个四四方方像棺材一样的盒盖儿下面？呸！估计连鬼都不愿意住的！连个人影儿都见不到，而且未来也不会有人住。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盖一间新的了。应该叫小鬼们都来，把那个女人抓走，免得她总是在陛下面前造谣说房子闹鬼！你是看门的，你自然清楚：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一样，每栋房子也都有它自己的精灵住在里面，每当有人提起锄头耕地，他们就会受到干扰、感到不快。你还记得绿色走廊吗？就是老教堂里面的那个绿色走廊！在那里，我算是第一次开了眼界。哦！我一定要把全部的经过都告诉你，看门的。我一定要告诉你——当然，是在你乐意和我一起走的情况下。然后，你得履行你的承诺，把这些都向国王陛下汇报。”

一边说着，他们已走到入口。走上放下来的吊桥，他们横穿过护城河。一位朝臣带着皮袋正从马上下来，他回答着口令，并下着命令，冷冷清清，清清楚楚。这声音也正好和他们的脚步声相应和。

“我曾经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往北一直走了六英里^①，只找到了三个人。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个正在分食一只饿死的动物。加

①1英里≈1.61千米。

了许多树皮的饭，在诺尔苏德还要五个银币。士兵们普遍吃不饱，很多人濒临死亡。几乎每个军团的非战斗性减员都要占到一半以上。”

艾克洛一边点头表示同意——就像他老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是这么回事似的——一边夹着酒樽继续在哈更身边走着。他的手不断拍打着自己大衣后面的口袋。

在两人走到艾克洛家的顶楼时，艾克洛很不信任地斜睨了哈更一眼，哪怕当他拿钥匙开门的时候，还不停地左看右看，一遍遍确定自己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内，没有什么歹徒来溜门撬锁。艾克洛家房子很大，可是看起来空荡荡的。一个松鼠笼子钉在窗户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钱币的东西钉在墙上，几乎钉满了整个墙壁：艾柏林银币、大大小小的铜币、五个硬币，另外还有几十张早在三十年前就作废的潘史考其银行纸币。

“蠢货！”他大叫，“你们把自己的财产埋得那么深，常常连自己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可绝对不会这样，我会把自己的财产放到自己看得到的地方，这样，万一哪天上帝发怒，又起火了，我就可以马上把它们装进袋子里。”

艾克洛小心翼翼地墙角拿出五块木头，放在炉子里，然后用焦油浸泡过的燃火棒点着了火。随后他又点好了两个人的烟斗。房间里没有任何可以坐的椅子，于是他们就只好席地坐在火炉前。

“好了，开始你的讲述吧！”哈更鼓励道。

艾克洛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从来没见过比绿色走廊更可怕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还是轮船上的一个小巡官，我每个月还有 250 块的津贴可拿。我是被别